

<<教室裡的惡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室裡的惡魔>>

13位ISBN编号：9789578037281

10位ISBN编号：9578037287

出版时间：2009/03/25

出版公司：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作者：やまわきゆきこ

页数：192

译者：羊恩嫩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教室裡的惡魔>>

前言

(本文作者為格瑞思心理諮商所所長、心理師) 校園霸凌問題，不只在日本，在台灣也常發生！

「細菌來了，趕快走……哎喲！

好噁，大家不要碰他的東西！

書……髒耶！

作業本……有細菌……還有座位……碰了會傳染的。

不准靠近我們，給我閃開！

各位同學，他碰過的東西都要消毒，不然就死定了！

」幾個帶頭的在那邊加油添醋，另外幾個在旁敲邊鼓，其他的人或冷眼旁觀、或不知所措。

唯獨「他」孤立無援地被眾人消遣著！

不只一天，是一學期、一年、兩年……遭受辱罵的語言，加上鄙視嘲笑的眼神。

被霸凌的他起初很生氣地和同學反駁、爭辯，後來不爭辯了，在校變得沉默寡言，在家經常對父母發脾氣。

漸漸地，缺課、請假的次數增多，最後不去上學了，醫生說他得了「憂鬱症」。

這就是霸凌問題！

它不只發生在日本，也發生在我們台灣。

有人會說：「關於書中日本諮商心理師所提的校園霸凌問題，在台灣不會這麼嚴重吧！

就算有，也應屬於偶發的個案。

」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不！

大家會有這樣的印象，可能是由於這一、兩年台灣才比較重視、比較有宣導霸凌問題吧！

事實上，校園霸凌問題存在已久，很多學生都知道自己班上哪個同學被『公幹』了。

因此，不難從他們口中聽到某某某又被……」被公幹的同學，往往變成大家惡整的對象，久而久之，他被霸凌變成是理所當然，也是罪有應得的。

最常聽見的受霸凌對象包括：人際技巧不好（白目、不懂察顏觀色）、外貌（長得醜、肥胖、恐龍妹、娘娘腔）、成績不好（上啟智班、資源班）……這讓我想到諮商的一位個案，她是國中女生，在班上成為同學言語霸凌的對象。

她曾哭訴說：「我並沒有做什麼惹同學不高興的事，為什麼開學第一天，班上一個曾與我是小學同學的人就大聲對大家說：『她小學成績是班上倒數第一名！

』從此我就被取笑是『上啟智班的』、『沒藥可救的』，沒有一個同學對我是友善的。

」這個女生從此被孤立了，她形容自己在班上幾乎像是「隱形人」或「空氣」一樣。

她很羨慕其他同學成群結伴，卻沒有人願意理她。

當上課要分組活動時，她永遠是落單的，從開學到學年結束都是如此。

後來她告訴我：「現在我不是班上最被討厭的人了！

他們有了新的霸凌對象，因為她長得胖，所以被取了外號叫『肥油』。

她的遭遇跟我以前一樣，桌上的東西無故失蹤、書包被倒入莫名其妙的液體、離開教室再回來時發現自己的桌椅被踢開……今天上理化課時，老師談到油、脂肪，全班都看著她大笑。

我看得出她很生氣，可是我也跟著大家一起笑她，這也許能幫我自己從原來被公幹的對象中解脫吧！

」從她說話的神情中，我看到了當她面對班上霸凌時，內心的掙扎、矛盾與無奈。

受害者可能變成加害者 本書作者再三強調：「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加害人，也都可能成為被害人。

」這點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也是我們需要進一步瞭解的，尤其是受害者可能會變成加害者。

按照我們的想法，一個人若身受同學欺負之苦，應該更有同情心站在護衛「弱者」的一方。

然而，大多數的情況卻非如此，似乎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的心態，從受害者反而變成加害者。

這是怎麼回事呢？

<<教室裡的惡魔>>

我們先來看看小草的例子，就比較能瞭解。

小草是國二男生的個案，由媽媽帶來中心求助。

媽媽抱怨孩子上了國二後交了很多壞朋友，放學後常常跟他們混在一起。

我招呼他到諮商室，他一副酷酷的樣子說：「我跟你講，我才不想來，都是我那機車的媽媽強迫我來的。」

他故意裝得很「江湖味」的樣子，但是仍然看的出來他的稚氣與善良本性。

經過幾次的會談，他終於告訴我，他跟那群「壞」朋友在一起的原因。

「我上國一時，原本也很單純。」

有一次我上廁所時，看到有人在裡面抽煙，我只是好奇地多看他們一眼，他們就嗆我：『看撒沒！』接著給我一個耳光。

我害怕地想逃回去，他們卻堵在門口，記我的班級與名字。

我不想告訴他們，他們就把我圍起來，接著拳打腳踢，還警告我若敢去告的話，小心對我不利……」

小草回去後，媽媽曾問他為何臉受傷了，他不敢說實話，僅淡淡地表示是不小心撞到，跌倒受傷了。

「後來幾天，我都很害怕去學校，因為我擔心他們會再來找我麻煩。」

一天又一天，我覺得在學校很沒有安全感，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如果加入他們，又有人罩我、又有人跟我玩，不就別擔心了嗎？

」就這樣，小草加入了他們一夥人。

在加入不久後，也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第一次聯手打了同學。

校園的不安全感，使孩子覺得大人無法保護他們，他們需要自力救濟。

漸漸地，他們嘗到了「人多勢眾」的好處，也體驗了「拳頭」的力量，因此就從受害者轉身一變，成為不折不扣的加害者。

「負向管教」是霸凌問題的真正推手 記得筆者在校園駐校心理諮商時，某國中輔導室曾轉介一名在校園內被十幾位同學圍毆，打成骨折的學生。

該受害學生被圍毆的原因是：他曾挺身替幾位被打的同學向一群霸凌學生嗆聲。

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一群圍毆他的同學中，有幾位是受害學生平日的好友！

當我為這名學生作心理評估時，曾問學校輔導老師：「這一群霸凌的同學，是否為缺乏愛、低成就的孩子？」

」老師回答：「是的，帶頭的幾名學生在校成績都不好，並且平常過的生活幾乎像孤兒一樣，少有家人理他們。」

」在霸凌事件中，問題背後真正的推手是誰？

我認為關愛及管教孩子的方式扮演重要的因素。

因為孩子們會複製大人負向管教的行為模式，如：肢體暴力、語言傷害、冷漠忽略、高壓權威、無理要求……並且在同儕之間如法炮製表現出來。

因此，當我們在看待校園霸凌事件時，除了宣導霸凌的防治外，推動溫馨家庭、友善校園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教育部近年來所推動的「正向管教」，若能真正地落實在親職教育、教師班級經營及校長治校，對創造一個尊重、友善的環境會有助益。

這樣的環境提供給孩子正面的典範，進而必有助於培養自我負責、自我反思的學生，對於杜絕和預防校園霸凌問題，也必有深入的影響。

從團體動力來看，強勢的勢力所做的事，有時候是被認同和默許的，在台灣的校園霸凌也是如此。

所以大人如果能深入地理解和洞悉加害人與被害人，就可以在介入處理時，避免嚴厲批判及指責，而是以接納、整合且多元的觀點，進行積極、正面地協助。

霸凌問題解決之道：「教育」！

「霸凌問題可以解決！

」這是本書帶給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好消息。

倘若學生、家長與學校能積極面對這個問題，最後獲益者必然會利及「加害者」和「受害者」。

<<教室裡的惡魔>>

因為他們可以從面對的過程中，學習到正確的價值觀、人際相處的技巧和情緒的管理等。

在本書第一章中，作者針對霸凌問題如何獲得成功解決舉出諮商案例，作了完整、深入的呈現。

因此，校園霸凌問題必須以「教育」觀點作為處遇的目的和手段，而不是「定罪」和「刑罰」。在國內，筆者常聽到許多老師、家長在處理學生霸凌問題時，用威權、訓導的方式處罰犯錯的孩子，使他們心生怨恨，除了可能煽動更多人加入霸凌行列外，手段更是變本加厲。這樣的結果，反而讓受害者生活在恐慌當中，未來被威嚇時更不敢請求大人的協助。

國一的小浩，有一次因被父母發現有偷竊行為，才揭開了小浩在學校「被強迫」送東西、送錢給同學的情況。

事情是這樣的：起初，班上兩、三位強勢的同學提議玩「交換禮物」遊戲，小浩為了能交到朋友也加入了。

小浩加入後，帶頭的同學將遊戲規則改變成：大夥列出禮物清單，指定小浩必須按照清單送禮物給他們。

小浩第一次被要求送禮物時，心想：「這樣一來，同學就會願意把我當朋友了。」

所以就遵照同學所列的清單送禮給他們。

一次、兩次，清單的項目越來越多、禮物的金額越來越高，同學人數也越來越多，大家絞盡腦汁在想自己還缺少什麼，最後甚至在清單中出現了「現鈔」，「交換禮物」成為變相的「勒索」！

小浩漸漸無力應付同學的需索，但是想到若拒絕同學，同學會拍桌子、瞪著他說：「不 行！」

也會威脅似地說：「走吧！」

他要是 不給，我們大家都不要理他。

小浩擔心自己被孤立的下場，也害怕同學的冷嘲熱諷、言語挑釁，所以「送禮物」是最後的浮木吧！

當小浩的父母知道這一切的問題後，第一時間就告訴老師。

老師的處理步驟是：1.將有參與的同學集合起來；2.嚴厲的斥責他們；3.要求他們寫道歉函給小浩和他的父母，內容必須舉出自己做了那些錯誤的行為，並要為自己的錯誤行為向小浩和父母道歉；4.將小浩過去送給他們的東西一一清還；5.懲戒他們每人兩個警告。

這樣的處遇方式，忽略了小浩和同學之間的微妙關係與心理狀態。

最後霸凌事件就此落幕了嗎？

當然不！

小浩心中的恐懼更加深、極害怕上學，覺得只要待在學校一天，就會有不可預料的事發生。

果然，霸凌的同學在老師不注意時，展開下一波的報復行動，因為小浩又多了一項罪名，叫作：「抓扒仔」。

因此，我們要問：「當霸凌問題浮現時，當如何適宜地面對，才能真正地解決呢？」

作者所提的原則和步驟，乃根基於「教育」原則，一方面重視受害者身心的保護，且針對他們的創傷安排心理治療；同時，也積極關心加害者，針對其不當行為進行輔導，使他們不再重複霸凌行為。

提升預防霸凌問題的敏感度 本書第二章，作者剖析了九個實際案例，深刻地描述孩子們身陷無知的遊戲中。

這些案例，不但有助於讀者深入認識校園霸凌現象，也能提高我們對周遭誤入歧途孩子的敏感度，以至於在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就能即時介入處理，糾正、引導他們回到正確的人際關係軌道中。

「其實校園霸凌事件，很多老師都不知道！」

這是筆者所諮商的學生親口透露的。

「即使老師聽到風聲，進而質問雙方，但是被霸凌的同學不論是口才、勢力、膽量……往往都處於弱勢，結果大都是不了了之，以至於『強者更強，弱者越弱』。」

這就是為何受害者到最後會被逼到死角，會在忍無可忍之下來個大反撲，用強烈的手段自傷或傷人，或者出現異常的行為問題。

本書作者在第五章指出了霸凌問題發生後，學生可能顯出的行為徵兆，這些徵兆可作為家長和老師平常對孩子的觀察指標。

總之，校園霸凌問題屬於「重大傷害」的事件，需要來自家長、教師與學生多方的關心、瞭解與

<<教室裡的惡魔>>

努力，同時也需要專業輔導的介入與協助。

在此同時，我們仍必須從預防的角度，長期進行「心理教育」的投入，以有效建構健康的校園生態環境。

我們期盼透過大家的努力，可以使校園永遠是人生中最美麗、安全的樂園！

<<教室裡的惡魔>>

內容概要

聯合推薦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 / 莫茲婷所長 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 / 王育敏 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 / 吳佑佑 親子教育作家 / 李偉文 自主學習促進會執行長 / 李雅卿 親子教育作家 / 汪培琹 金甌女中校長 / 童中儀 中山女中校長 / 黃郁宜 友緣基金會執行長 / 廖清碧 板橋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 / 盧蘇偉 在台灣，平均每兩個孩子 就有一人曾經遭受校園霸凌！

不能再漠視了！

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孩子很可能正是受害的「肉靶」！

日本上市一個月，即熱賣突破10萬本！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4顆半星熱烈好評！

當朝夕相處的同學變成地獄的惡魔，當教室裡的玩笑變成集體的惡意傷害，你無從逃避，只有認真面對！

你的孩子在學校裡被欺負了嗎？

不要等悲劇發生了才後悔，現在就來看看「霸凌徵兆檢測表」！

最近孩子的東西經常不見。

東西有可能是在學校被同學藏起來或被破壞了。

當孩子無法清楚說出東西不見的理由時，家長一定要注意。

不想讓爸媽看學校的筆記本和課本。

孩子的課本可能被同學亂畫，筆記本可能被撕破了。

也有可能是筆記本、所有的課本（或是其中幾本）裡面，全被同學亂畫、亂寫了。

對金錢的要求增加，或從爸媽的皮包裡面偷錢。

孩子可能被同班同學持續勒索金錢。

希望爸媽不要去參加學校的活動。

加害的孩子們會不希望被欺負的孩子家長來學校，所以有時候他們會對受害的孩子施壓說：「叫你（妳）的爸媽不要來。」

背著爸媽清洗衣服、制服、鞋子。

當衣服、鞋子被同學弄髒或是留下受傷的血跡時，受害人就會趁爸媽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清洗，好隱瞞自己被欺負的事實。

不想外出；外出的時候會一直注意四周。

孩子害怕外出可能會碰到加害人。

和爸媽一起出去的時候，孩子還是會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到加害人。

成績下滑。

由於在課堂上也遭受霸凌，所以孩子無法專心上課，成績自然會開始下滑。

變得非常健忘。

滿腦子都是自己被欺負的事情以及過度緊張的狀態，會讓孩子的注意力降低。

更有甚者，重複經歷創傷的孩子可能會喪失記憶，這是一種防止內心受傷的防衛機制。

不過在旁人看來，這只是單純的健忘而已。

暗示「死亡」的紙條、日記。

我想孩子們應該會藏在爸媽看不到的地方，不過他們可能會透過某種形式來寫下自己的痛苦。

不只是筆記本或日記，像是鉛筆盒、書桌的角落等小地方，也會發現孩子們的心聲。

萬一發現了這種訊息，請利用「最近你（妳）的身體好像很不好喔」等其他理由，帶孩子去心理科或是兒童諮商所。

校園霸凌問題，不只在日本，在台灣也常發生！

校園霸凌問題存在已久，很多學生都知道自己班上哪個同學被「公幹」了，而他（她）往往變成大家惡整的對象，久而久之，被霸凌變成是理所當然，也是罪有應得的。

「其實校園霸凌事件，很多老師都不知道！

<<教室裡的惡魔>>

被霸凌的同學不論是口才、勢力、膽量，往往都處於弱勢，結果大都是不了了之……」這是筆者所諮詢的學生親口透露的。

這就是為何受害者最後會被逼到死角，會在忍無可忍之下來個大反撲，用強烈的手段自傷或傷人，或者出現異常的行為問題。

<<教室裡的惡魔>>

作者簡介

山脇由貴子 一九六九年出生於東京，畢業於橫濱市立大學心理學系，目前任職於東京都兒童諮商中心心理科，在一年內接受超過一百個家庭的諮商與委託治療，並接受流浪兒遽增的越南政府委託進行演講，以利培訓兒童諮商所的工作人員，在國內外皆相當活躍。此外，她也透過持續投稿至報章雜誌，傳達臨床工作現場的真實聲音，是目前最受矚目的臨床心理學者。

著有《為什麼孩子不願意從房裡出來？》、《不養育孩子的男人不懂女人的厲害》、《渴求邂逅的少女們》等書。
譯者介紹 羊恩嫩 一九八一年生，淡江日文系畢業，目前從事編譯工作。

<<教室裡的惡魔>>

章節摘錄

從雄二（假名）的諮商實例開始 1.從醫院到兒童諮商所 這孩子，無論如何都還是要去上學 某一天，一位名叫雄二（假名）的國小五年級男生和母親一起來找我諮商。

雄二的個子嬌小，臉色很差。

根據母親的說法，雄二最近經常出現身體不適的狀況，帶他到醫院去檢查，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可是，他幾乎每天早上都會對母親說自己肚子痛、頭痛，不但食量減少，還經常嘔吐，連體重也減輕了。

小兒科醫生對母親說可能是心理問題，便介紹她來到兒童諮商所。

即使如此，雄二還是每天都去上學。

確實，今天的諮商時間也是他們要求的 放學之後的傍晚。

母親說，不管雄二的身體狀況再怎麼差，就算母親勸他：「要不要請假？」

」他都會自發性地說：「我要去。」

獲得母親和雄二的同意之後，我試著和雄二單獨對談。

雄二不太願意回答問題，說話的音量也非常小。

我先確認了雄二的身心狀態，發現他真的有很多症狀。

除了頭痛、肚子痛、嘔吐和食慾不振之外，他還有拉肚子、暈眩、失眠、作惡夢驚醒、一整天過度緊張、沒有幹勁、情緒低落、全身倦怠感、突然覺得悲傷而哭出來、無法集中精神；晚上睡覺的時候，覺得有人在看他，覺得有人會從窗戶跑進來；還有在意旁人的視線、覺得大家都在說他壞話、害怕外出等等。

「這樣子你還去上學呀？」

」 雄二還是低著頭。

最後，我問他：「雄二，你曾經有過想死的念頭嗎？」

」 過了一會兒之後，雄二微微點頭。

「想過很多次嗎？」

」 這次，他清楚地點了點頭。

原因是什麼？

他受虐待了嗎？

還是……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精神疾病……各式各樣的疾病在我的腦海中浮現。

然而不管病名為何，最重要的還是肇因 是什麼原因讓現在的他如此痛苦呢？

在兒童諮商所工作之後，我首先會懷疑是否為虐待所造成。

剛才見過面的雄二的母親很溫柔，實在無法想像她是會虐待孩子的人，不過人不可貌相，自從待在精神科和兒童諮商所之後，我的疑心病也變重了。

我問了雄二關於父母親的問題，他說爸媽的人都很好。

我又問他，平常都和爸爸、媽媽一起從事什麼樣的活動？

他說，放假的時候，爸爸會陪他一起去圖書館或帶他去公園玩，之前還一起去看了電影等等，過程都很具體。

問到母親時也一樣。

他說，媽媽雖然比爸爸常生氣，不過還是很溫柔。

「只是她有點過度擔心了。」

」 「過度擔心？」

」 雄二沉默了。

「雄二，其實你今天不想來這裡，是嗎？」

」 雄二用非常小的動作點了點頭。

「是這樣嗎？」

……」 我謹慎地對雄二說明。

<<教室裡的惡魔>>

「這裡呀，是有煩惱的孩子和爸爸、媽媽來討論問題的地方。

雄二難道都沒有什麼煩惱的事情嗎？

」 這次他肯定地點了點頭。

那是不可能的，擁有這麼多病症的孩子是不可能沒有煩惱的。

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的事 我試著改變話題。

「雄二，你在學校裡開心嗎？

」 面對大部分的孩子們，我都會詢問和學校相關的問題。

除了拒絕上學的孩子之外，大家都會去上學，而且對大部分的孩子們來說，「學校」這個話題並不會太過刺激。

對於這個問題，雄二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你喜歡哪一堂課？

」 他沒有回答。

「那你討厭哪一堂課呢？

」 一陣沉默之後，他回答：「沒有，所有的課我都不討厭，也說不上喜歡。

」 「那你喜歡在學校玩什麼呢？

下課時間都在做些什麼？

」 「都有。

」 「跟你感情最好的人是誰呢？

」 「……我跟大家都很好……」 「那在家裡的時候，你喜歡玩什麼呢？

」 「看書之類的。

」 「會和朋友出去玩嗎？

」 「嗯。

」 後來，我從與母親之間的談話中清楚得知，雄二已經很久沒有跟朋友出去玩了。

確實，要是有這麼嚴重的身心問題，光是去上學就已經讓他費盡心力了，根本沒有精力在放學後去玩。

其實，他去上學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夠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了。

雄二沒有說出任何和學校有關的具體情況，這個話題也無法延伸下去。

也就是說，關於學校的事情，他沒什麼好說的 即使無論身體狀況再怎麼差，他每天還是不顧母親的反對，堅決要去學校。

還有，出現了這麼嚴重的症狀，雄二卻說他完全不覺得煩惱，這也就代表即使他有煩惱，也絕對不能說。

這是受虐的孩子們最常表現出的言行舉止。

就算在家裡遭受虐待，導致各式各樣的病症頻出，孩子們還是絕口不提心中的煩惱和辛酸。

他們總是只說：爸爸、媽媽都對我很好，卻無法具體說出和家庭有關的情況。

面談這件事，第一次就是關鍵，要是第一次面談沒談到重點，第二次以後的面談也問不出什麼東西來。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孩子們在第一次面談就說出了重要的事情，之後可能就不會再來面談了，因為他們會覺得，再跟這個人說下去也沒有意義。

孩子們的內心很複雜。

雖然他們說不出口，卻希望別人能夠理解。

不過，正是由於他們無法親口說出來，所以希望別人能夠察覺。

而如果大人察覺不出這些問題，他們就會更加閉緊嘴巴。

他們會認為：果然，大人就是不懂。

「那就清楚地說出來嘛！

」 您不能有這種想法。

就是因為孩子們說不出口，才會希望您能理解的。

費盡心力的沉默 「雄二。

<<教室裡的惡魔>>

」我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把握了。
他身上出現了各種病症，並且在意旁人的目光，覺得別人都在說他的壞話，和學校有關的話題也不如家庭話題豐富。

然而，不管身體狀況再怎麼差，他還是會去上學。

「在學校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被同學欺負了？」

」這是一種詢問方式。

不去問是否真的被同學欺負了，而是問孩子是不是曾經有過自己被同學欺負的感覺。

事實上，這種方法是有其效果的。

我覺得不能直接問出這個問題。

他一直在拚命隱瞞，如果在這個時候問他有沒有被同學欺負的話，他一定會回答「沒有」。

不管是在意旁人的視線，還是感覺到有人說他壞話，他都不說是「在教室裡」時才有這種感覺，反而會說搭電車的時候、在外面的時候感覺到別人的視線。

然而他並不知道，這其實更加說明了他的病症有多嚴重。

他沒有回答。

這樣就夠了。

「我知道了。」

」瞬間，雄二抬起頭來。

「不要跟媽媽說。」

」謝謝你認同我，我真心這麼覺得。

你告訴了我自己痛苦的原因。

同時，我開始進行治療。

「你不想說出來嗎？」

」「嗯。」

「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嗯……」雄二又低下了頭，然後用很難聽得清楚的聲音說：「因為媽媽會太擔心，我覺得她可能會把事情鬧大。」

而且，如果媽媽告訴爸爸的話，爸爸一定會去跟學校說的。

」雄二說的對，我也這麼認為。

每天總是忙碌工作到深夜，一到假日又絕對會帶兒子去公園、圖書館或看電影的父親，一旦知道兒子被同學欺負了，絕對不可能放任不管的。

說不定那個講理、溫柔、彷彿模範母親典型、有點擔心過度的母親會獨自跑去學校理論。

因為他們相信，這麼做對自己的孩子最好。

為什麼不能請假不去上學？」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也低下頭，看著雄二的臉，問了他這個問題：「為什麼你還是要每天去上學呢？」

告訴我，好嗎？」

」雖然已經知道原因了，但我還是想聽他親口說出來。

「因為……」雄二低著頭說：「如果請假的話，會被欺負得更慘。」

」他很清楚，媽媽很關心他，如果身體不舒服的話，會要他請假在家休息。

可是，他不可能一直請假。

在他請假的期間，霸凌的情況會更加惡化。

「你請假的話，大家就知道你被欺負了。」

」被害人經常被這樣威脅。

所以，被害人會強迫自己不要去想自己的身心病症是霸凌問題造成的，並且持續每天上學，以免自己被欺負得更厲害。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我這麼對雄二說。

然後我告訴他，接下來，我想知道他的身體和心理的狀態，希望他還能繼續過來接受我的檢查。

<<教室裡的惡魔>>

對於處於遭受威脅狀態的孩子們來說，不管是面談還是檢查，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了解我這麼做的意義和目的。

理解自己的處境，能夠讓他們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安心。

「雄二，你想要把身體的壞毛病治好吧？」

「雄二點頭，於是我只說了一句：「那你要再來喔！」

「當我要離開房間之前，他有些急迫地問我：「妳不會告訴我媽媽吧？」

「孩子的心情，這句話最讓我覺得困惑。

通常我不可能不將「孩子是校園霸凌受害者」這個事實告訴家長，因為霸凌問題往往是攸關孩子生死的。

可是，我選擇尊重雄二的心情。

如果無視於他的想法，導致他之後不願意再來面談的話，事情會更麻煩。

另外，我也能想像他身陷的霸凌世界有多恐怖。

雖然告訴母親霸凌的實情是我的義務，可是如果現在就告訴她的話，絕對會讓霸凌的情況更加惡化，已經在精神上被逼到絕境的雄二，搞不好會死掉。

我知道孩子們有多殘忍，也知道密告者和背叛者會遭受到多麼嚴厲的制裁。

一般來說，在和孩子談過之後，我會再和家長聊聊。

在孩子不在場的情況下，我會告訴家長一些在孩子面前不方便說的話，或是問一些不能在孩子面前問的問題。

不過那一天，我讓雄二也加入了我和他母親的談話，因為如果只有我和母親兩個人單獨對談的話，雄二一定會認為我把他被欺負的事情告訴媽媽了，因而失去了對我的信賴。

確實，擔心過度的母親用近乎逼問的方式詢問：「怎麼樣了？」

「我告訴她：「雄二的身心狀況非常糟糕。」

就算他說沒有關係，還是請您讓他請假，別去上學。

以他目前的身心狀態來說，是無法去學校上課的。」

「妳的意思是他生病了嗎？」

「母親焦急地挺直了背。」

「目前還不清楚。」

接下來我會開始進行檢查，所以希望您能讓他暫時定期來這裡面談。

總而言之，要讓雄二好好休養。

光是去上課，應該就已經讓他覺得很累了。

「雄二抬起頭，雖然還帶著些許不安，不過他的臉上浮現了當天的第一個笑容。」

2. 和雙親面談 不違背與孩子的約定 隔天，我打電話到雄二家，是他母親接的電話。

在確認雄二乖乖請假、沒去學校之後，我先向母親確認了雄二不在她身邊，接著問她：「能不能請爸爸和媽媽最近過來我這裡一趟呢？」

「由於雄二本身已經決定了下一次來找我的日期，所以母親有點疑惑地「噢」了一聲。」

「我想和兩位談一下雄二的情況。」

「母親似乎更加困惑了，接著問：「請問一下，只有我一個人不行嗎？」

「能不能現在就在電話裡告訴我呢？」

「因為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當爸爸、媽媽都在場的時候好好說。」

「這麼一說之後，我知道心中掛念的母親已經感到不安了。」

不過，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讓雄二的父、母親都在場，將雄二受到霸凌的事情告訴他們，並和他們討論日後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好一會兒，母親還是不斷要求我對她透露一些內容，最後她說：「等我和我先生討論過後，再跟妳聯絡。」

「我在最後加了一句：「請不要告訴雄二這件事情。」

「隔天，雄二的父親親自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想要盡早知道事情的情況，可以為此調動工作。」

和父親決定日期、時間之後，我便掛上了電話。

<<教室裡的惡魔>>

告訴雙親有「霸凌問題」 幾天後，我和雄二的雙親面對面，單刀直入地將事實告訴他們。

「雄二在學校被同學欺負了，他身上的各種病症都是源自於霸凌問題。」

「怎麼會？」

「……那孩子每天都想去學校，就算我說可以請假，他還是不聽話，堅持要去，看不出來會……」

「妳什麼都沒注意到嗎？」

我制止了打算責備妻子的父親，開口說道：「現在的校園霸凌就是這樣。」

受害的孩子們會拚命隱瞞住自己被同學欺負的事，因為他們認為要是被發現的話，就會被欺負得更慘。

所以，媽媽沒有發現這個情況是很正常的。

雄二會每天上學，其實也是因為就算他不想去，也會由於請假本身而遭受更嚴重的欺負。

對於非常疼愛雄二、希望多花些時間跟他相處的父、母親而言，沒有注意到雄二被欺負是相當大的打擊。

可是，當霸凌問題攤在陽光下的時候，做父母的不應該互相責備對方為什麼沒有察覺，因為接下來，兩人必須花上很長一段時間來共同解決問題。

現在的霸凌問題，是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發生的。

請裝作不知道 「所以我有個請求，希望爸爸和媽媽現在先裝作還不知道雄二被同學欺負的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

竟然要我們假裝不知道這麼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遲早會告訴雄二本人。」

可是在前幾天的面談中，雄二拜託我不要告訴媽媽，這當然就代表他也不想讓爸爸知道。

「那個孩子為什麼會……」 母親用手掩住嘴巴說。

「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不想讓兩位擔心吧！」

不過，他更害怕的是你們跑到學校去。」

父親用強硬的口吻說：「怎麼可能不去學校？」

學校要負責任啊！」

「我能了解您的心情。」

不過這也是我的請求，希望兩位現在先不要去學校。」

「為什麼？」

「第一，是要尊重雄二的心情。」

如果無視他這個當事人的意願，擅自行動的話，會失去他的信賴。

還有，我覺得現在去和學校談這個問題還太早。」

「什麼時候去學校？」

要對校方說些什麼？」

「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

父親咬著下唇說。

「接下來，我會詢問雄二受到了什麼樣的欺負。」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該如何告訴校方、請校方為雄二做什麼等等問題，這樣子可以嗎？」

「可是也必須請校方幫忙調查才行。」

「我先聽聽雄二怎麼說吧！」

不管學校怎麼調查，知道真相的人也只有雄二和欺負雄二的孩子們而已。

但是，欺負雄二的那些孩子們應該不可能會說出真相吧！」

所以我們只能從雄二的口中打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說到這裡，夫妻倆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兒之後，父親再度開口：「可是學校一定得負起責任。」

如果我兒子是因為在學校被人欺負才出現身心狀況不佳的情況，校方就一定得負責。」

「我懂您的心情。」

<<教室裡的惡魔>>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保護雄二的安全，讓他的身心恢復健康，還有讓他不再被同學欺負，重新快樂地安心上學。

能不能等到這些事情都解決之後，再去追究學校的責任呢？

「那樣不會太遲了嗎？」

「解決霸凌問題是無法和追究責任同時進行的。

一旦開始追究責任，家長和學校之間就會變成敵對關係。

這樣的話，雙方就無法針對解決霸凌問題而提出有建設性的想法了，您不覺得嗎？」

「這麼講也沒錯，父親低聲說。

不過，看來他還是不太能接受這個方式。

「我們會讓學校為此負責的。

不過，還是先討論解決辦法吧！

之後，我們再來談如何與校方釐清責任問題，好嗎？」

這也必須先獲得雄二的同意才行。

「父親嘆了一口氣之後，點點頭說：「我知道了。」

「我會看時機告訴雄二你們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在此之前，請兩位裝作沒有這回事。

「面對孩子的時候，在家裡的時候，我該如何對待雄二呢？」

母親問我。

「和平常一樣就可以了。」

在家裡的時候，請盡量避免談論到學校和霸凌問題。

雄二好不容易才能開始過不被欺負的安全生活，請讓他每天都能有安全感，開心地過日子，爸爸、媽媽也要開心地與他度過這段快樂時光。

「我們不用問他跟被欺負有關的事情嗎？」

「我能理解兩位想要知道一切的心情，可是如果大家都問雄二被欺負的情況，他就必須去回想那時候的事，這樣子他也會很難受的。」

雖然兩位很擔心，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們能把這件事交給我，好嗎？」

雄二告訴我的事情，我會完整傳達給兩位。

「兩人互看了一眼，點頭說好。」

父親也答應我，他今後會盡量調整工作，好排出夫妻倆一起和我見面的時間，我對此覺得很欣慰。

父親也一起參與解決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霸凌是很嚴重的問題，如果雙親無法一起配合的話，甚至會演變成難以解決的局面。

面談結束後，我在門口和他們道別的時候，母親問我：「請問……」我歪了歪頭。

「問這種問題可能有點奇怪……」母親先說了這句話之後，又說：「為什麼那孩子無法告訴我們，卻願意對醫生說呢？」

妳和那孩子才第一次見面……」這是再自然不過的疑問。

「受到欺負的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讓爸媽知道自己被同學欺負了。」

「這是為什麼？」

「因為爸媽是最關心他們、最會為了他們的事情而憤怒的人。」

每一個孩子都會覺得，一旦爸媽知道了，一定會暴跳如雷地跑到學校去，這麼一來，他們就會遭到更嚴重的欺負。

「雄二的雙親對我低頭行禮之後，便離開了。」

<<教室裡的惡魔>>

媒体关注与评论

「『霸凌問題可以解決！
』這是本書帶給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好消息。
倘若學生、家長與學校能積極面對這個問題，最後獲益者必然會利及『加害者』和『受害者』。
」 - -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所長 / 莫茲婷

<<教室裡的惡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